

加大工作力度,力争人才回流

Work Hard for Making the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Return Home

林其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所,研究员 上海 200020)

经济成长乃是当今和未来世界各国决胜的关键,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呈现出重质不重量的发展趋势。1996年我国钢铁的总产量突破了1亿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一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的1亿吨钢和发达国家的1亿吨钢含金量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们一吨钢只能卖300多美元,而他们能卖500美元;我们一吨钢的平均能耗是他们的2倍;在国际市场钢铁交易中,我国钢产量所占的份额仅1%,居于第20多位。所以我们只能算是钢铁大国而算不上钢铁强国。

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质发展趋势,意味着越来越需要具有原创力的高级科技研究开发人才。正是这一趋势的加速,致使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连发达国家也面临高级人才缺乏的困境。所谓高级人才,既包括高科技专家、工程师,也包括高级技工。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统计和预测:1996年美国就缺少4.5万名受过高科技训练的大学生;到2000年,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缺少45万;到2006年将缺少67万。另外,从1995年到2010年,美国每年将缺少9600名具有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又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经济生产和科研部门将需要增加25%的工程师、76%以上的生物学家和电脑专家,而本国教育部门培训科技人才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法国高等学校委员会预测:在未来20年中,法国对工程师一级的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从目前的16万增至40万,而同期法国学校仅能输送32万名,因而至少有8万名的缺额。加拿大严重缺乏教授,缺额近万名。此外,英国、法国、日本都面临着高级技工的缺乏,仅英国就有79%的企业由于技工不足而导致设备无法全部开动。

由于人才的紧缺,以争夺留学生为目标的国际人才竞争日益加剧。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具有学士、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都制订十分优厚的政策,扩大移民配额,并为其提供种种便利。而新兴的工业国家与地区,也积极争夺和招揽人才回流。台湾在境外的留学生回归率60年代为6%,70年代为

11%,80年代为21.8%。进入90年代,他们提出“重返台湾,开创第二春天”的口号,在政策、资金、投资导向等方面给予照顾和帮助。近年还通过留学生社团,组织留学生群体回台从事项目开发,回流率有很大增加。新加坡还专门成立人才招揽署,分别在伦敦、纽约、悉尼、香港设立亚裔人才招揽点,招揽亚裔特别是华裔留学生人才,成绩显著。韩国许多企业优先使用归国留学生,让他们学有所用,并给予相应待遇。著名的三星集团,就拥有各种研究开发人才9000人,其中博士200余名,1991年开发研究费用高达5.83亿美元,相当于产值的8.5%。韩国为争取留学生回归,采取了多种措施:建立海外科技人员档案资料,及时掌握外流情况;通过国外协会专做海外学者工作;创办科学园区;实行各种优惠和高价招聘政策;直接派遣招揽团。

中国是留学生大国。据有关部门统计,改革开放10多年(自1978年起)以来,我国已累计派遣各类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人员约27万,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1979~1995年间我国向海外直接移民和间接移民有80余万,非法移民约15~20万,总数达百万人。在27万公派留学和自费留学人员中,学成回国的有9万余人,即3人中约有1人留学后回国(其中公派回国的不到1/2,自费留学后回国的不到1/4);留在海外的有18万,据说在美国就有近10万人。在海外非派遣留学的因私出国新移民中,也有不少科技、文教、经济人才。据一位驻美使馆工作专家的调查,现在大陆出去在美国的艺术家、作家、自然科学家、学者、大学生约有20万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建国以来上海因私出国人员总数达471752人,其中1949~1978年为83752人,1979~1995年为38.8万人。在新移民中,不少是专家、学者和各类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出国前就获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0%以上。截止1993年底,1978年以后新移民已经拿到绿卡的有41399人。在这些拿到绿卡的人员中,在美国的14635人,加拿大2980人,日本3077人,西北欧2185人,港澳地区13913人,余为其他国家。在这41399人中,搞研究的1998人,搞教育的2846人,搞文化的

1 055人,搞商业的 10 391 人,其他 25 117 人。

1996 年 9 月《华声月报》曾经披露一份在部分留美学人中抽样调查的结果,影响留学生回归的主要因素顺次为:

- (1) 思想学术自由因素占 35.5%;
- (2) 较多的工作流动性、选择性和机会因素占 20.5%;
- (3) 较高生活水平因素占 16%;
- (4) 较好的工作环境因素占 13%;
- (5) 知识更新和信息社会吸引因素占 11.5%;
- (6) 人际关系因素占 3.5%;
- (7) 其他因素 1%。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特约作者德国华人学者关愚谦在同几位留学德国的年轻华人博士谈话中,也提及影响留学生回归的主要因素是,担心“回到中国没有进出国家的自由;即使有,也没有经费;国内科研的设备和条件都不够发达,难以研究复杂的课题;人事制度太复杂;国内精神、思想上的受限制”等等。从抽样调查和关愚谦对话录可以看到,影响留学生回归的主要因素还是环境与工作条件问题。

留学生新移民的主要特点一是“新”,二是“高”。所谓“新”,就是他们离家去国的时间短,长者不过 10 多年,短者不过三四年。正是因其时间短,同祖国“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关系密切,他们不仅同自己的亲属、师友保持密切联系,而且熟悉祖国情况,报效祖国的愿望也比较迫切;也正因为其时间短,他们在国外有的立足未稳,有的刚开始创业,在异文化的国度里倍感困难,特别企盼关怀和支持。所谓“高”,就是文化水平高,理想抱负高。在心理上,他们并不满足于打工求温饱,而是希望尽快融入主流社会、核心阶层,发展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尽管他们有才干、有抱负,在异国文化的环境里,充当高级打工是可能的,而要真正融入核心决策层(比如公司的经理层之类)是困难的,因而经常会出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心理的失衡。正如德国的一位华人年轻博士所

说,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国外科研部门靠中国的专家一起研究,研究进度到 90% 的时候,突然通知你,没有经费了,不给你延长了”。事实是:你出力,我摘果。美国医学博士、现任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颜光美,在解释他为什么放弃在美国的终身聘用和四五万美元年薪而甘愿回国拿 1 000 多元人民币月薪(相当他在美国的一天工资)时说:在美国干久了,就会觉得很迷茫,没有一种归属感,你要真正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是非常困难的,不仅我们这一代,再下一代都是这样。他还举例说:“我们公司有一位香港出生的华人科学家,公司 2/3 的利润就是靠他发明的一种药创造的,尽管他有这样的成就,但在公司里还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正因为如此,不少海外的科技专家和留学人员发出“不能因为赚钱而丢失人格”和“与其看够别人白眼,不如回去干来得踏实”的感叹。

根据在海外业已存在的实力雄厚的“智力库”和留学人员的心态,我们应该从国际争夺人才的大趋势中把争取留学生回归提到世纪战略的高度加以考虑,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制订有利于人才回归的政策,并且切实付诸于实施,营造有吸引力的工作、生活环境;同时还要加强感情投资,充分利用亲缘、地缘的优势和国内经济科技发展的优势以增强留学人员的回归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探索并加以落实具体的措施:建立专门机构和档案库,加强对海外科技人才的跟踪研究,在掌握情况的前提下,根据需要进行双向选择,有重点地出外招揽;进一步加强科学园区的创办工作,除人才个别引进之外,也可群体引进,综合开发;特别是对留学人员中具有“双人脉”优势(既熟悉祖国情况和人际网络,也熟悉所在国情况和人际网络)的,可以在国外当地就地取才、用才,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和其他事业服务。据有关资料,美国在华企业的代理人中,华人留学人员已占总数的 65%,既然人家可以“借其利”,我们更是应该重亲情、重亲缘,尽可能地“享其利”。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 56 页)

本解决山东、河北、河南 3 省工农业生产的水资源紧缺问题,缓解黄河下游与中上游地区争用黄河水的矛盾,而且能构架环渤海地区航运、公路、旅游等事业大发展的新格局,更便捷地沟通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实现东北、华北、华南优势互补,对我国东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跨世纪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国自然地理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1:400 万),地质出版社,1973
- [4]黄秉维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5]上海林李公司,关于杭州湾交通通道的决策咨询,中国软科学,1996(2)

(责任编辑 刘先曙)